上海往事碎影

林東子

3.上海生活插曲

我家隔壁就是一条弄堂,清晨四点多就听到"咯咚咯咚"的声音,掏粪车开进弄堂里,清洁工来掏粪了;整个弄堂里臭气熏天,十几分钟车开走了,总算还可以再睡一会懒觉了;刚刚合上眼,就听到"叮呤当啷"的声音,送牛奶的三轮车来了,对面洋房的人家都订牛奶,可是我们闻不到牛奶的香味,却在梦里憧憬着美好的生活。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家吃不起牛奶,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;只听隔壁的阿奶说,过去的资本家太太都用牛奶洗澡,所以脸上雪白粉嫩的。听了心里痒痒的、忿忿的,我们连牛奶也吃不到,他们怎么还用牛奶洗澡?

我们早晨吃泡饭,条件好的人家买一根油条蘸酱油、五香大头菜和什锦酱菜下泡饭吃得也很香,那时候,不会有人想到现在的上海人都能喝上牛奶。

清晨,弄堂里的人家买完了菜回来,好不容易安静一会,又听到很响的喇叭声,一辆辆装货的重型卡车开来了,震得房间摇晃起来;时间长了,我们也习惯了。

当时没有煤气,每天生炉子是件麻烦的事情,先将炉子里的灰捅出来,弄得烟灰弥漫,眼睛也不开。每天要想办法找几张纸用来燃着木柴,那时候订报纸的人家很少,所以找不到很多废纸,找了一本去年的暑假作业本和课本撕了几张生炉子。

华亭路转弯,靠长乐路口有个卖木柴和 煤球的小店,大的木柴买回来还要用菜刀劈 成小块。等木柴旺了后再放煤球,用扇子狠狠 地扇,烟熏得眼睛直流泪。如果煤球不旺,炉 子灭了,又要重新开始这几道工序。

有一家亲戚住在延庆路前面的洋房里,他们家有煤气,有时我们来不及烧晚饭,父亲就叫我到他们家去烧。开关一开,火呼呼地冒了出来,就像神话一样,不一会饭就烧好了,我高兴地端着锅子回家。一边走,一边想:什么时候我家也能有煤气多好!后来不知道是谁发明了煤饼炉?炉子生好后不要加煤球了,放二个圆

南桥店

环城南路1035号

(南桥一号对面)

川沙店

妙境路408号(近2

号线华夏东路出口)

花桥店

春天大道9号33室

(近21世纪城)

浦东店

金高路1300号

(近巨峰路易初莲花)

吴淞店

双城路390号

(永清路口)

400-820-5322|400-820-4946|400-820-8626|400-820-3538|400-820-1755|400-820-7925|400-820-3078|400-820-8378|400-820-0302|400-820-6378|

莘庄店

莘朱路224号

南其昌路326号(东方) 沪太路1555号(七号

(近莘庄地铁南广场) 有线新城营业厅旁) 线行知路站1号出口)



形的有小孔的煤饼就可以了;等下面一个煤饼快燃烧完了,小心翼翼地夹出来,将上面燃烧的煤饼放在下面,上面放上一个新的煤饼,过了一会,炉子就很快地旺了起来。晚上将下面的炉门关上,新的煤饼可以一直烧

到第二早上也不灭;有时偶然炉子灭了,就到隔壁人家去夹一只燃烧的煤饼放进去,这样就不用每天翻书包找废纸,天天生炉子。当年不知道是哪位技术员发明了煤饼?他应该拿"诺贝尔发明奖",因为他让几亿中国人从烦琐的每天生炉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。

生完了炉子,还要倒马桶,"哗拉拉"的声音是上海滩的晨曲,人们已经习惯了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,延庆路的居民才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,装上了抽水马桶。可是居民却不是很高兴,因为解决了卫生问题,就意味着这里不会再拆迁,住在这里的居民多么渴望能住上新公房,不要再几家人家合用一个厨房了。

当时在同学家里,我看到了现在上海人的生活状况,有煤气、有淋浴、有厨房,还有花园,所以回到二十多平方米的家里,感到狭窄、压抑。那时我想:什么时候我也能住像同学的家这样,有旱冰场的花园、有煤气、浴室,还有一个小书房……

延庆路 110 弄里面,原来可能是个大花园,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搭了很多木板房。下雨天,里面的路很泥泞,难走。里面住的人很多,有的也不是上海人,是从外地来的。

三年困难时期,有一家是从外地逃荒过来,全家人用一根麻绳拖着一个平板车来到弄堂里。他们穿着很破烂,后来就用几块木板搭了一间小房间,全家住在里面。当时他们没有什么生活来源,就到外面去捡垃圾为生。这里的居民不知道这家人家叫什么名字,就叫他们"捡垃圾人家"。这家人家很善良,几十年过去了,子女们有了工作,生活也有了改观,左邻右舍相处得很好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政府将里面的木板房拆掉,盖了四栋两层楼的水泥房,居民的住宅有了改观,他们也分到了一套房子。

我们楼上的蔡家有姐妹五人,也许孩子们 认为我们占了他家的房子,所以对我们不太友 好,当时也有孩子多的人家欺负孩子少的人 家。因为我是老大,弟弟妹妹相差我十几岁,有 一次我和他家的大儿子打得在地上翻滚。

21.有点眉目

我问:"她的工资收入你知道吗?" 姜英说:"伊收入再高,也付不起养伤的钱。老公只会用不会赚,香烟老酒茶叶一样都勿好少,儿子读书也全靠她负担。我猜有人替她买单。"

自那以后,林的老公辞职开公司,没过多 久赚了一笔钱,去国外。

听到林艳红去年到香港看儿子,我惊奇不

已:"怎么连她父亲都不知道?""偷偷去的。伊不想让别人晓得。我还问伊,老公倒肯让儿子搭侬碰头?伊说,脚生在儿子身上,他大人了。伊还说,我现在什么也没有,只剩一个儿子,拼老命也不会放弃我儿子。"后来她真的为儿子拼了老命。这是姜英不会知道的。

我接着问:"她儿子在国外情况怎样?""听伊说,儿子在国外很苦,英文不会说,工作难寻。伊老公带去的钱花得差不多了,爷老头子在干苦力,可伊不舍得儿子干苦力,她说要弄一笔钞票帮他!""她提过吗,用什么办法弄钱?""没有。我猜,会不会从情人那里弄?那个情人一定很有钱。"

"这要有待调查了。你听说过吗? 最近林艳红搬了新居。是金厂长,现在的金书记发扬风格让给她的。""这事没听说。那,金厂长也太不够意思了,三年前就听说,金厂长答应拨伊房子,拖到现在刚给。你看看,没住几天人就死了,艳红姐真没福气!"

"三年前就答应给她房子, 凭什么?金厂长和林艳红应该是上下级, 关系怎样?""还可以。金厂长不大来我们办公室, 即使来, 也是谈工作, 多数是艳红姐去他办公室商量工作。""今天上午, 我在西浦公司听到员工议论, 林艳红会不会跟金书记有一腿?""这, 绝对不可能。金厂长在这方面有缺陷……"

于是姜英告诉我曾在西浦流传的一个故事:金赤名的老婆在卡车货厢里与司机通奸,被联防队捉住,女人哭诉道,丈夫从不与她行房事,她实在熬不住了,才行此下策。人们怀疑那儿子不是他亲生的,尽管儿子的腔调与金赤名很像。那么,受害人的情人到底是谁呢?我陷入困惑。

姜英的观点与我母亲的一致:"那个人一定对艳红姐有吸引力,不是有钱就是有花头,

反正不会是司机,这种人伊绝对看不上。

"她在厂里有没有仇人?""冤家对头不可能没有,但不至于要杀她。"(这与林父说的一致。)在收回司机照片时,我随意问:"你和林艳红交情不浅。她有没有照片送你?"她拿来的两张照片,一张是他们两人在黄山的合影,一张是林艳红单人的。我拿起那张单人的,姜英告诉我:"这张是她送我做留念的。""什么时候?"

"就在她去香港回来。看上去,她不 开心。大概为儿子担忧吧。说出话来 老怪的。交给我这张照片时讲,不要 忘记我。好像要跟我永别,难道一年 前她就晓得自己会死?"

3 3 7

账

我对着照片仔细端详,这是张半身照,人像占了很大的比例。人像背后是建筑,好像是别墅的一角。对着照片盯久了,觉得那只露一角的别墅似曾相识。我又问姜英:"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?""好像在三年前……对了,就是伊老公打她之后,她养伤回来就是这个发型,我还奇怪,她从来不剪这个短处,她说,为了游泳,可当时不是大热天。"也许她养伤就住在一个带温泉或游泳池的即顺区里,我

猛地记起,昨天早晨在马桥镇边上看到的别墅区和旁边的温泉。门楼上的娇娃塑像与照片上的美女塑像相似乃尔。我一惊,这是巧合呢,还是有两个建筑相同的别墅区?

事情有些眉目了。林艳红是有个情人,但 绝对不是给她开车的司机。司机是情人这点 可以排除。那么这个情人又是谁呢?还有,手 在哪里呢?

晚餐桌上,吴敏请了为我们通融太平间的法医金医生。金医生说,小赵选购来的假手就像受害人原来的那只手。也就是说小赵好像见过那只真的断手。叫小赵骇了一跳:"怎么可能呢?有你这么捧场的吗?尺寸是你给的,东西是义肢厂做的,与我有什么关系?"

小李玩笑开过头了:"听金医生的话,好像怀疑手是孤雁截下的。"这话连我也吓一跳,我的兄弟怎么可能是截手嫌疑犯?小赵差点与兄弟翻脸,亏得我打圆场。吴敏告知,看到我的短信,立刻向领导要求分局调拨搜索队,明天一早就赶到江边搜索。

周浦店

康沈路1883号

(近年家浜路)

金山店

卫清西路579号

(近蒙山路乐购)

